益齋亂藁卷第五

序

送謹齋安大夫赴尙州牧序

東南州郡慶爲大而尙次之其道之號慶尙者以此也然而奉使命者必先取道于尙而後至慶故風化之流行由尙而南靡嘗由慶而北也至正三年春謹齋安侯自監察大夫右文館提學出領尙牧薦紳之賢游從之良皆相慶而言曰侯剛於中而和於外簡於言而敏於行剛而簡人憚而莫犯和而敏人悅而易從彼其奉使

命者昔慕其名今觀其德雖有寗成之虎郅都
之鷹擊可以紓其酷而為桑羊筦榷之計亦可
以戢其苛矣尚之民其殆息肩乎旣曰風化由
尚而南匪直尚之一州專受其福抑亦慶尙一
道之福也余曰諸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矣富貴
利達人情之所同欲也至若荷深知於君負重
望於人而能撝謙知止於急流之中求之古今
蓋千百而什一耳故有父母俱在堂諼之弱
弟幼姊承其共養齊〻千里之遠侁倅軒裳一
朝之榮世或莫之恠也 俟擬大科中朝檀高文

東國揚歷華要提衡棘圍去歲挈家歸侍大夫
人行未及半塗馳傳召還委以風憲之權君之
所以知者不為不深人之所以望者不為不重
顧乃力求外寄以便覲省而令昆季得以遊宦
中外其廉退之懿孝友之篤足以激當時而垂
後世豈止福一州化一道哉君之知將益深人
之望將益重由銓閣登黃閣繼踵金貞肅可蹺
足待也諸君曰然於是乎書

送辛員外北上序

士之行斯世也其猶舟乎有其才為之楫有其

命為之順風然後利有攸往矣有才與命其志
之或卑猶之楫完風利而操舟者非其人烏能
任萬斛之重致萬里之遠以濟其不通乎貞外
辛侯束髮讀書敏而好問揚鑣翰墨之場游刃
簿書之藪可謂有其才矣筮仕不幾年歷提學
代言遷密直僉議仍為星郎東省可謂有其命
矣引舊故同升諸公咨耆艾以諧庶政正色匡
君主推誠待賓旅可謂有其志矣今以朝官被
召騰裝而西美才之奇命之遠志之大將於是
乎益見矣權贊善而下二十有八家用鄭愚谷

謝宴詩分韻聯章以義其行屬予爲序予執爵而前請畢舟之說夫江河之與溟渤大小則殊舟於其中者同也檣而帆之所以進也纜而碇之所以止也又必有衣袽焉所以備漏濡者也王國江河也天子之邦溟渤也侯之舟由江河而溟渤之之也尚能檣其義帆其信纜其禮碇其智衣袽其敬愼兢勤何重之不任何遠之不致何不通之不濟乎昔田叔韓安國以梁趙之臣立於漢廷揚名當時流譽後世吾今侯焉是望矣

送大禪師瑚公之定慧社詩序 釋瑚

古之學禪之士有三上投子九到洞山往返千里不能自休盖欲以其所得質諸先覺而去拔楔然後已故其勤如此也處今之世配古之人足以無媿惟吾瑚公大禪師乎公既登僧選騰聞叢林即往楓岳精修己事時有西域指空師者岸然以菩提達磨自比國人奔走學執弟子之禮公亦來造焉指空曰我燒一炷子便脫去我喝一聲子便却來答曰請和尚先焉某甲提笠子相隨其徒指目以為不遜欲加以非禮

公拂袖不顧而去遂北觀京師南游江浙二廣
四川甘肅雲代炎涼幾年靡所不至所見者廓
然則所立者卓然矣所驗者灼然則所守者確
然矣於是乎悠然而歸澹然而止向之疑者惡
識者服矣公曰疑而識者果可謂非耶惡而服
者果可謂是耶是與非在人吾不自知也上聞
而益重之命主定慧之社諸學士以東坡身行
萬里半天下僧卧一菴初白頭二句韻其字聯
詩十四篇為其行之贈公又索言於益齋居士
俾題其端居士耄矣何能言乎唐文暢無從名

公卿以求詠歌其志後世所傳唯韓柳二序而已司馬丞相又獨取韓之數語者以其正大也暢徒喜文辭者也公豈暢之儔乎諸學士各以詩詠歌之爲能達其志乎益齋之文爲能稱其索乎司馬丞相世固莫有也使有之益齋之文之語有所取乎否也益齋亦不自知也乃一笑而書之李某序

金書密教大藏序

佛之書入中國譯而爲經數千萬卷所謂陁羅尼皆中國之所不能譯也非惟中國爲然自竺

域之人亦不得聞而解之以謂唯佛與佛乃能知之盖其義奥其辭秘秘故不可聞奥故不可解不可解則人敬之篤不可聞則人尊之至尊之至敬之篤其感於人也必深矣靈異之跡亦宜乎多也昔之人知其若此裒而纂之成九十卷名之曰密教大藏刋行于世則葯九十卷者數千萬卷之根抵也我主上殿下萬機之暇留神于釋典其於密教信之尤切發内帑之珎泥金以書之奉翊大夫判内府寺事上護軍臣羅英秀寔幹其事於是以舊本校于諸經或乙或

亂而是正之又增求其所未收得四十餘卷舊
合一百三十卷令工書者分部而寫之粲然如
列宿之交光衆卉之敷榮真法寶也既成因命
臣齊賢爲序臣腐儒也其文不足以稱旨然而
竊念佛氏之道以慈悲喜捨爲本慈悲仁之事
也喜捨義之事也然則其爲書之大旨亦可槩
見矣所謂數千萬卷者以萬乘之勢爲之非難
其書既多其費亦廣未免浚民以充其用恐非
佛氏之意也今者主上殿下不傷民財不費民
力簡而得其要速而致其精可謂得佛氏之意

而功德豈易量哉嗟歎不足拜手稽首謹書致
和元年五月日

書檜巖心禪師道號堂名後

書心畫也觀古搢紳君子手跡森嚴有法度足以想見其為人至若我聖祖仁王明王翰墨之妙特其一事規模氣像亦非臣子所可得而髣髴者矣主上殿下大書直指堂月潭五字以賜檜巖心禪師如千年直幹斫以架屋萬金美璧琢之成器與夫烏衫袖白須髮而學之者不可同年而語豈非天縱多能得之自然歟心公北

遊燕趙南抵湖湘歷參尊宿為千巖無明長老
所印翰林歐陽承旨作偈以美之余嘗造其室
扣以六祖壇經其言約而盡使人不厭聽其蒙
長待於吾君親紆寶札焜耀山門蓋非幸也至
正己亥林鍾月朝侍中致仕李某識

益齋亂藁卷第五

益齋亂藁卷第六

書

在大都上中書都堂書

至治三年正月日高麗國都僉議使司某等衆員謹齋沐百拜獻書于中書宰相執事閤下事將萌芽而逆言之近乎狂情有欝結而難言之近乎隱如不得已寧狂無隱伏望閤下寬其率爾而憐察之幸甚中庸曰九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繼絶世舉廢國理亂持危厚往薄來所以懷諸侯也說之者曰無後者續

已滅者封使上下相安大小相恤天下皆竭其
忠力以蕃衛王室矣昔齊桓公遷邢而如歸封
衛而忘亡此所以九合一匡爲五霸首也霸者
猶知務此況居域中之大以四海爲家者哉竊
惟小邦始祖王氏開國已來凡四百餘年矣臣
服盛朝歲修職貢亦且百餘年矣往者歲在戊
寅有遼氏遺孽号金山王子者驅掠中原之民
東入島嶼陸梁自肆太祖聖武皇帝遣哈真扎
剌兩元帥討之會天大雪餽餉不通忠憲王命
趙冲金就礪供資粮助器仗擒戮狂賊疾如破

竹於是兩元帥與趙冲等誓為兄弟萬世無忘
又於巳未年世祖皇帝班師江南忠敬王知天
命之有歸人心之攸服跋涉六千餘里迎拜于
汴梁之地（自本國至釣魚山又回至汴梁盖六十餘里）忠烈王亦躬
修朝覲未嘗少懈故得釐降公主世為駙馬而
不更舊俗以保其宗社繄世祖皇帝詔旨是賴
當其立天下各處行省獨於小邦不置後因東
征日本雖有名額不拘常選大德中教闊里吉
思為耳目官因其陳言都省商量上奏本國曾
蒙世祖皇帝聖旨休改舊本俗但撥官名今全

都改撥不宜也者成宗皇帝可其奏即令閭里吉思回來仁宗皇帝於鼠兒年四月降聖旨高麗田地立省的不揀是誰休題奏者欽此可見列聖存恤之深意今聞朝廷欲於小邦立行省比諸路若其果然其如世祖皇帝詔旨何其如列聖存恤之意何伏讀年前十一月新降詔條使邪正異途海宇乂康以復中統至元之理聖上發此德音實天下四海之福也況小邦累世之功如彼列聖存恤之恩如此今將四百餘年之業一朝而廢絕其他外國未有寸功於朝廷

者朝廷將何以處之又其如中統至元之體何
更念小邦地方不過千里山川林藪無用之地
十分而七統其地未周於漕輓賦其民未支於
俸祿於國家用度泰山之微塵不足有以供奉
其萬一加以地遠民愚言語與上國不同趨舍
與中華絶異恐其聞此必生疑懼之心非家至
戶說而安之者也又與倭民濱海相望萬一而
聞之無奈以我為戒而自以為得計耶伏望執
事閣下體累朝念功之義記中庸訓世之言國
其國人其人使修其政賦而為之藩籬以奉我

無疆之休豈唯三韓之民室家相慶歌詠盛德而已其宗社之靈皆將感泣於冥冥間矣伏惟鈞照無任激切懇迫之至下黷尊嚴伏地待罪某等百拜

上伯住丞相書

月日熏沐齋戒百拜上書于丞相執事禹思天下有溺者如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如已飢之天下之溺與飢者非禹手擠之而稷遏其餔也何其心斷然自以爲己責而不辭哉天之降任於大人本欲使之濟斯民也苟視困窮無告

者恬不爲救豈天之降衷意耶此所以息驕扈
之昔躬稼穡之勤宅九土粒烝民左右高舜而
澤及萬世者也設有一人焉不幸而轉溝壑陷
濤瀨禹稷而見之將圖其斯須之活而已耶吾
知其必爲之計使之不復憂飢與溺然後其心
安焉恭惟丞相執事光輔聖天子不動聲色措
天下於泰山之安戴白之老以爲復見中統至
元之理人之生于此時可謂大幸矣如是而有
一人焉困窮之勢甚於飢溺執事其何以處之
哉徃歲我老瀋王遭天震怒措躬無所執事哀

而憐之生死肉骨於雷霆之下得從輕典流宥
遠方再造之恩有踰父母然其地甚遠且僻語
音不同風氣絕異盜賊之不虞飢渴之相逼支
體羸瘠頭鬚盡白辛苦之狀言之可爲流涕執
事忍視之耶語其親則世皇之親甥也語其功
則先帝之功臣也又其祖考受自太祖聖武皇
帝草創之時慕義先服世著勤王之効其功不
可忘也雖執送不悟罪至罔加原其本心固亦
無他竄謫以來已及四年革心改過亦已多矣
代望執事旣嘗力救於初無忘終惠於後敦奏

黈聰導宣天澤俾還故國以終餘年其為感激豈止轉溝壑者飲義食陷濤瀨者履坦途而已我若謂時未可也姑徐為之曰延月引而為賢且有志者所先天下之士將謂執事見事獨遲小國之人將謂執事為德不竟竊為執事惜之

同崔松坡贈元郎中書

崔某言某奉書再拜郎中元公足下竊伏海濱歆羨名高下風為日久矣思欲覩語行之標聞陽秋之論顧無紹介為之先容因循歲月頹莫之遂今忽焉披露肝腎以效於前交淺言深恐

未足以感發尊聽然而弊邑於足下為葭莩之地雖出幽遷喬泥蟠雲飛家中原仕上國墳墓親戚固在弊邑於僕等所欲言者又烏得而無情哉今聖天子礪精圖理大丞相才略不世出言聽計從廟無遺筭有一夫不獲其所一物不得其平必振捡而安措之然後已實萬世一時也而足下以端慤雄深之質文之以禮樂詩書高冠博帶優游東閣潤色伊周而彌縫房杜亦可謂得青雲知己以行其道者矣竊惟弊邑事大以來百有餘歲歲修職貢未嘗少弛往者有遼

氏皀孽金山王子者驅掠中原之民弄兵于海
朝廷遣哈真扎剌帥師討罪天寒雪深甬道不
繼軍不得前却幾為凶徒笑我忠憲王命趙冲
金就礪轉餉濟師掎角而滅之兩國之帥相與
約為兄弟誓萬世無相忘是則弊邑盡力於太
祖皇帝時也世祖皇帝南征而返將繼大統時
有介弟扇變于朔方諸侯憂疑道路甚梗我忠
敬王以世子率羣臣拜迎于梁楚之郊天下於
是覩遠人之悅服知天命之有歸是則弊邑盡
忠於世祖皇帝者也忠敬王襲爵東歸忠烈王

復以世子入侍輦轂世祖念其功嘉其義眷遇深至天下莫及令尚公主以示殊恩屢頒詔旨毋改舊俗四海之内稱爲美談老瀋王即公主子而世祖親甥也自世祖之時以至于盛代歷仕五朝旣親且舊但以功成不退變生所忽毁形易服遠竄土蕃之地去故國萬餘里革船渡河牛箱野宿間關半年方至其域飯麥麨處土屋辛苦萬狀不可殫說行路或聞之尚爲之烏邑況其策名委質者哉閶闔阻排雲之叫廊廟無蟠木之容雖含恤而憤泣大聲而疾呼孰聞

之而戢憐之耶此某等所以當食忘餐已卧復起遑遑栖栖淚盡而血繼者也盖柔遠惇族先王之政也以功覆過春秋之法也足下何不從容為大丞相言之明往日之無他今日之自艾入奏冕旒導宣金雞之澤賜環而東復見天日使聖天子之世無復有向隅而泣者則大丞相之德之義益著於遐邇而不忘本之義善救物之仁天下之人皆將稱頌於足下豈惟弊邑君臣銘肌鏤骨圖報其萬一而已哉惶悚惶悚不宣某等再拜

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吏部事贈諡威烈公

金公行軍記

公諱就礪後改就呂雞林彥陽郡人也少以父蔭起為正尉選補東宮衛遷中郎將領羽林不數年擢將軍鎮東北界蕃貊不敢犯以功拜千牛衛大將軍康王二年癸酉巡撫塞上邊民畏而愛之高王三年丙子八月契丹入境西北面知兵馬使獨孤靖以聞書以是月十二日至王命上將軍盧元純為中軍吳應夫為右軍而公以攝上將軍為後軍十三日大閱于順天館二

十二日右軍軍于西普通中軍于樓橋院後軍于菘田信宿啓行初皇元太祖聖武皇帝擧兵攻金之燕燕都金宣宗遷于汴聖武壯歸留兵戍燕燕人饗食之醉而殲之有契丹遺種金山王子金始王子以其黨鵝兒乞奴爲將帥河朔之民自稱大遼收國王聖武赫怒大擧伐之二王子席卷而東請地及糧於我我不許二王子回有窺覦之心又挾斯憾使鵝兒乞奴先引兵數萬渡江妻子皆以自隨由鎭戎寧朔趙阿史川我三軍至朝陽鎭中軍軍城中右軍後軍軍城外

朝陽人走報賊已近三軍各選精銳禦之軍候
員吳應儒神騎将丁純祜獨所斬馘八十餘級
擒而致者二十餘人得牛馬數百匹符印器仗
甚衆吳應儒又引步卒三千五百遇賊于龜州
直洞村斬二百級擒三十五人得牛馬戰具銀
牌銅印甚衆将軍李陽升亦破賊于長興驛皆
公麾下也三軍遣神騎将跡賊遇賊與戰于新
里斬首一百九十級進次延州以光裕延壽同
氐先世君㒓趙雄六将守師子巖永麟迪夫文
備三将守楊州九月二十五日九将斬賊七百

所得馬騾牛犂印兵仗不可殫記賊不復分兵
發直爾平驛三軍旣至皆莫敢進右軍據西山
之麓中軍受敵于野小退屯獨山公援劒策馬
與諸軍奇存請自衛賊圍出入奮擊賊潰追過
開平驛賊設伏驛北急擊中軍公回軍擊之賊
又潰盧公夜謂公曰彼衆我寡右軍又不至始
齎三日糧耳今已盡不如退據延州城以候後
便公曰我軍屢捷鬪志尙銳請乘其鋒一戰而
後議之賊布陣墨匠之野軍勢甚盛盧公馳騎
召公且揚黑幟爲信士卒冒白刃爭趨無不一

當百公與文備橫截賊陣所向披靡三合三克
公之長子死焉追奔至香山南江賊溺死者以
千數其婦子聚哭聲如萬牛之吼有一人棄兵
自稱宮人直前請曰我等擾貴國邊疆固有罪
矣婦子何知請無盡殺且無薄我我則剋日
自返矣公使謂之曰汝言何可信與之酒快飮
而去俄而鵝兒乞奴送符文陳乞如其所言二
軍各遣二千人躡其後見賊所棄資糧器仗狼
藉於道上馬則或斫其腰或刺其後蓋使得之
不可復用也所遣六千人戰于清塞鎭擒殺遏

當平勇鎮都領祿進亦擊殺七十餘級賊遂踰
清塞鎮道去昌州分道將軍金公碩報曰契丹
後至者自前月大入境即金山金始之兵也三
軍次延州唯留內廂自衛其餘悉發後軍獨遇
丁揚川擒殺數十百級兩軍先回博州公護輜
重徐行至沙現浦賊突出沮擊公告急於兩軍
兩軍守便宜不出公力戰却之卒護輜重而至
盧公出迎西門外賀曰猝遇強敵能摧其鋒使
三軍負荷之士無一毫之失公之力也馬上酌
酒爲壽兩軍將士及諸城父老皆扣頭曰今者

與強寇角立而自戰其地可謂難矣而於開平
墨匠香山元林之役後軍每為先鋒以小擊衆
使我老弱存其性命顧無以報但祝壽而已公
持軍嚴士卒不犯秋毫有酒即用一卮與麾下
者亦均飲故得其死力及戰有功必與諸將帥
會議聯名以聞未嘗矜其能十月二十日三軍
夜遣卒襲賊于興郊驛明日夜戰于洪法寺又
明日戰于州城門外皆克我軍入城佇立而賊
夜涉清川至西京天寒履氷渡大同入于西海
道國家復以叅知政事鄭叔瞻為元帥摠察院

副使趙冲爲副幷前三軍爲五軍又遣承宣金仲龜領南道兵以會鄭元帥逗留失律樞密院使鄭方甫代之丁丑二月就拜公爲僉吾衛上將軍三月五軍次于安州大棗灘戰不利賊氣得馳突公與文備仁謙逆擊之仁謙中流矢死公奮劒獨拒槍矢交貫于身病瘡如京寇讀之氣猶形言色聞者壯之五月以上將軍崔元世將中軍以公將前軍大將軍任甫將新選五領號加發兵遣詣忠州公瘡未合力疾受命七月至黃驪縣法泉寺之南川上五軍爭弁公退須

諸軍畢濟然後棄舟忠州城壞於水亦石崩湯
公舟爲巨石所輻擁櫓俱脫抜漏水涌同載者
三百餘人面若死灰公堅坐不移神色自若儀
而有三人乘桟截流相救舟人連斷繩擲之三
人著韋以登岸問之原州村居人奴也與其充
壯者偕行每宿會本軍于法泉寺移次堯跕崔
公曰明日之路有二岐吾行如何則可公曰分
軍掎角不亦可乎崔公從之會于麥谷與賊戰
斬獲三百餘級迫于提州之川流尸蔽川而下
搜山谷得老弱男女送之于忠州牛馬與獲者至

朴達峴崔公曰嶺上非大軍所止欲退屯山下公曰用兵之術雖先人和地利尤不可輕賊若先據此嶺我在其下猿猱之捷亦不得過况於人乎乃與加發兵登嶺而宿質明賊果進大軍于嶺之南先使數萬人分登左右峯欲爭要害公使將軍申德威李克仁當左崔俊文周公裔當右公從中鼓之士皆殊死鬪三軍望之亦大呼爭登賊大奔由是不果南下皆東走追至濱州戰于楹嶺于大峴于丘山驛于燈臺壤于惡坂于登州之東壤凡六戰賊莫能枝梧奔還女

眞地九月公承中軍牒移兵定州使覘賊返曰
賊在咸州與我比境犬雞之聲相聞公築鹿角
垣三周其隍留克仁純祐德威朴⿰夌廷等四將守
之移據興元鎭十月賊得女眞兵復振長驅而
来公回軍遇於豫州之桂川交綏而退忽遘疾
求療將佐請歸就醫藥公曰身爲邊城鬼豈可
輿疾求安於家乎疾甚水漿不入口目覩不辨
人物有勑歸京理疾兵馬録事洪昌衍將軍李
中立等肩輿公至京累月乃瘳於是賊破數十
城如蹈無人之境是月二十九日所留兵與賊

戰于渭州敗績李陽升死之戊寅七月以守司
空趙冲為元帥公為兵馬使借上將軍鄭通寶
為前軍吳壽祺為左軍申宣胄為右軍李霖為
後軍李迪儒為知兵馬使九月六日元帥袍笏
承命出具戎服再見大觀殿受鉞道長湍指洞
州遇賊東谷擒其毛克殷鎭高延千戶阿老次
成州以待諸道兵慶尚道按察使李勣引兵來
遇賊不得前遣將軍李敦守金李鳳擊之以迎
李勣之兵既而賊從大道俱指中軍我張左右
翼鼓而前賊二軍望風而北李敦守等與李勣

來會錄事申仲諧分其兵輸軍食賊又要之將
軍朴義隣敗之于禿山賊散而復集騎數萬盡
銳來攻我又敗之亞將脫剌逃歸賊魁亦欲引
還慮我要其歸路入保江東城十二月皇元哈
眞扎剌兩元帥率兵一萬與東眞完顔子淵兵
二萬聲言討丹賊指江東城會天大雪餉道不
繼賊堅壁以疲之哈眞患之使者十二人與我
德州進士任慶和來請兵與糧且言帝命破賊
之後約為兄弟我元帥以聞王許之遣金良鏡
晉錫押卒一千以赴哈眞屢責添兵諸將皆憚

於行公曰國之利害正在今日若違彼意後悔何及趙公曰是吾意也然此大事非其人不可遣公曰事不辭難臣子之分吾雖不材請爲公一行趙公曰軍卜之事徒倚公重公去可乎己卯二月公與知兵馬使韓光衍領十將軍兵及神騎大角內廂精卒徃焉哈眞使通事趙仲祥語公曰果與我結好當先遙禮蒙古皇帝次則禮萬奴皇帝萬奴者蓋東眞之主也公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下安有二帝耶於是只拜聖武不拜萬奴公身六尺五寸以長而鬚過其腹

每盛服必使兩婢子分舉其鬚而後束帶及是
哈眞見狀貌又聞其言大奇之引與同坐問年
幾何公曰近六十矣哈眞曰我未五十既爲一
家君其兄而我其弟乎使公東向坐明日又詣
其營哈眞曰吾嘗征伐六國所閱貴人多矣見
兄之貌何其奇歟吾重兄之故視麾下士卒亦
如一家臨別執手出門扶腋上馬數日趙公亦
至哈眞問元帥年與兄孰長公曰長於我矣乃
引趙公坐上座曰吾欲一言恐爲非禮然於親
情不宜自外吾其坐兩兄之間如何公曰是誠

吾等所望但未敢先言耳坐定置酒作樂蒙古
之俗好以銛刀刺肉賓主相啗往復不容瞥我
軍士素號勇者莫不有難色公與趙公跪起承
迎甚熟哈真等極懽約詰朝會江東城下去城
三百步而止哈真自城南門至東南門鑿地廣
深十尺西門以北委之完顏子淵東門以北委
於公皆令鑿隍以防逃逸是月十四日賊勢窮
開城門出降王子自縊其偽丞相以下皆斬之
哈真曰我等来自萬里與貴國合力破賊千載
之幸也禮合往拜國王吾軍頗衆難於遠行但

遣使陳謝二十日哈真與扎剌請趙元帥及公同盟曰兩國永為兄弟萬世子孫無忘今日我設犒師之宴哈真以婦女童男七百口及吾民為賊虜掠者二百口歸于我以女子年十五左右者遺元帥及公各九人駿馬各九匹元帥送哈真至義州公與扎剌至朝陽會有西京齋祭使之命吳壽祺代公送之九月義州郎將多知別將韓珣殺守將連諸城以叛樞密院使李克修將中軍李迪儒將後軍公將右軍討之庚辰正月以公為樞密院副使代克修將中軍多知

等請兵於遼陽溫知罕溫知罕誘斬二人傳首于我三軍請理諸城從逆之罪公曰書云殲厥渠魁脅從罔理大軍所臨如火燎原無辜受禍多矣況因丹寇關東為虛今又繼兵于此自殘藩籬可乎唯誅多知韓珦之黨餘一不問丹之漏網者竄伏寧遠山中時出鈔盜為民患而義州人昌名與秀甫公理又謀叛公遣李景純李文彥討寧遠之賊文備崔珙討昌名昌名時攻鐵州官軍至賊黨尾解遂斬昌名秀甫公理而景純文彥亦破賊于寧遠城北境以安五月凱

以班師其後公卒相高王位冢宰八年功德載諸信史此但記五年行軍之事而已

論曰國家之德未衰而禍亂之萌或作必有魁傑才智之臣得君委用弘濟時艱益社稷之靈有以陰相之也自我太祖啓宇至于高王三百有餘年矣崔氏父子繼世秉政內擁堅甲以專威福而謀深者必不用外委羸兵以責攻戰而功高者多見疑當斯之時欲以有爲其亦難矣爾乃金宗訖籙遼孽構禍窺我土疆圖爲巢穴遂闖窮寇逸鋒不可當聖元

龍興萬里遣將壓境徵師諭以討賊順之則莫委其情逆之則必生他變安危之機間不容髮乃能左提右挈遠交近攻定宗盟於經綸之始安邦基於呼吸之間豈非兕傑才智之臣而社稷之靈有以陰相者歟觀其絶甘分少能得死力令行禁止莫犯秋毫可謂有古名將之風矣開平之戰我乃再敗中軍少峴之役盧公則不相助訖無一言而生嫌隙不伐其勞歸功於衆是則大人君子之用心巳至於先詰哈眞固與國之心不拜萬奴明

尊王之義多知韓珣既授首矣歛兵而止以安邊民遠謀大節尤可尚已史氏稱其忠義太常諡以威烈不亦宜哉

記

重修開國律寺記

恭惟我太祖既一三韓有利家邦事無不舉謂釋氏可以贊理道化暴逆不限其徒俾闡其教允立塔廟必相夫山川陰陽逆順之勢要有以裨益壓勝者然後為之非如梁氏畏慕罪福求媚于佛也都城東南隅其門曰保定其路自場

廣全羅慶尚江陵四道而來都城者與夫都城
之之四道者憧憧然圖書憩不息也有川焉城
中之水澗溪溝澮近遠細大咸會而東每夏秋
之交雨潦所集則崩奔汪濊若三軍之行吁可
畏也有山焉根乎鵠峯邐迤而來者頫而起若
鶩而止猶龍虎之變動而氣勢之雄也世號斯
地為三鉗豈以是哉清泰十八年太祖用術家
之言作寺其間以處方袍之學律乘者名之曰
開國寺時征役甫定萬事草創募卒伍為工徒
破戈楯戟結搆所以示偃兵息民之意也夾子

壬辰莫爲重新僧寮佛宇無以風雨戒壇墟矣
講肆蕪矣日月以損幾至於無矣然而物不可
以恒癈得時而榮道不可以終否待人而興故
我南山宗師太軒丘公以辯才義解賜號定慧
妙圓慈付大師惟振起頹綱是任一日集衆而
告曰吾儕寓跡王土不蚕不稼衣足以禦寒暑
食足以度朝暮吾君之賜吾相之施亦已至矣
今國家非曩日之比必欲使例舊修吾廬難矣
且夫藩缺而責補於鄰非義也田蕪而望耘於
人非智也衆聞而喻其言泥說從之際宗門諸

剎糾徵役徒夷窊崇剗翦躋繩墨曲直逕几寬
換棟而桷之堊而雘之峙峻殿于上旁引脩廡
于兩傍摟兩廡之端而軒焉廓兩摟之間而門
焉其西則學徒之舍監師之堂曰廚曰庫各有
攸位約而周儉而固酌既往討可久增損而適
宜者也自至理癸亥迄泰定乙丑三秋而畢功
作慶會以落厥成見聞者莫不嘆賞焉於是其
徒之老圖所以不朽踵余門求記甚勤余惟近
世浮圖之流有所經為必假勢於權豪之家毒
民病國徒務亟成而不知種福為歛怨也未軒

大師則不然言發于誠衆樂為用不棄國秋毫
之財不藉民食頃之力其所樹立如是是可書也
而茲寺之始刱太祖蓋欲以利乎家邦非如梁
氏之為者亦不可使來者不察致詛紀須槩云
若夫律乘之為道其抑非趣善猶高舜之政而
有苗繇之刑期于無刑而已微辭奧義則余未
嘗學不敢強為言泰定三年丙寅九月日東庵
後人李某記

重修乾洞禪寺記

[illegible]原在揚廣道為邑最倅然而自侍中章和公

而下名公碩儒貴戚之鄉多產焉盖其地綿絡
山川控引滄海勢之所鍾者奇而氣之所蔟者
秀也去邑西北五里而近有山巃然起呀然開
中有故佛寺基土人相傳號乾洞實一邑奇秀
之尤者也侍衛護軍河氏名元瑞本邑之士族
早年給事宮掖見稱謹愿嘗遊獵抵此頹垣破
礎蕪沒灌莽見之慨然以起廢自矢時大德甲
辰歲也迨今積二十餘年之久竭囊褚之畜節
衣食之資以支其費伐材于林攻石于山営礫
搗土身先工徒少不如意雖作必改于再于三

略無儲容冊盈藻稅宋且麗者所以居佛也洞
房燠室窈而廓者所以處僧也崇其堂廣其廡
挹絶嶠於軒窓俯洪濤於庭户繚以層墉列以
青松登降旋視左右具宜而鍾魚鉢螺唄唱之
用靡不精鑄釜鼎鐺食飲之具靡不完牀几茵
葦坐卧之設靡不周又捨臧獲以足使令舉是
而言可謂無遺筭矣至如鐘巖石寒泉食及引
之學省墾亓國良田收能養之需給是則神物
若有感其誠而陰來相者今年十月西域指空
禪師將如華山過而閱之大稱嘆以為稀有及

還與其徒千數百指因留焉客有問益齋曰昔
梁蕭氏據萬乘之勢竭四海之力造塔立廟不
可勝數計其功德豈特百倍河氏一寺而已哉
而達磨譏之今指空之於河氏稱嘆之此其故
何也答曰事有勢同而理別者非胸中有權度
莫能辨之古之聖人有天下而不與焉以為非
己有也苟取諸非己有者而為之功德不若不
為之為功德也吾觀河氏其致力也盡己而不
借人其用心也利物而不為我則拳石拴土功
高須彌縷烟寸燭利博恒沙此其勢同而理別

者耶至若指空達磨同別處待子具一隻眼卻向汝道有元泰定四年十二日記

白華禪院政堂樓記

懸菴坦師作精舍于龍宮郡之天德山有二樓西曰觀空其徒之老號雲叟者記之東曰政堂以政堂韓宰相嘗南遊登其上故名之政堂之歸師屬以索文於予為樓之榮已而師繼至予相見問焉曰菩提達磨以造諸起寺為有為之福而獨照常知為真功德雖以天子之尊不見容而不恤也師師達磨顧乃勞心土木以壯屋

堂扎名達官以後游觀其亦有說乎師曰今夫
有人將適千里息而莫有率之半塗而不進昧
而莫有道之由徑而不達吾觀擧今世吾徒所
以學道得古人糟粕之餘居然自肆醲酣聲利
不幾乎半塗之息者歟或東餒山林剋志修悟
歎啓聽瑩靡所取正不幾乎由徑之昧者歟吾
爲是發憤結社庶幾糾合吾徒捨聲利之醲酣
免山林之凍餒率其息適其昧則於吾師所謂
獨照常知之理必有默契而懸解者焉吾將以
大吾師之道也非故爲有爲之福也若夫强老

之於裴相國滿公之於白少傅唱酬問答叢許
傳爲盛事烏嘗避嫌於達官哉吾樓之名得自
韓公世有古今其致一也余旣聞而謝之言其
語爲記其山川之勝面勢之宜經始落成之歲
月雲叟言之與不復云

雲錦樓記

山川登臨之勝不必皆在僻遠之方王者之所
都萬衆之所會固未嘗無山川也爭名者於朝
爭利者於市雖使衡廬湖湘列于跬步俯仰之
內漭邈迨而莫之知有也何者逐鹿而不見山

攫金而不見人察秋毫而不見輿薪心有所專而目不暇他及也其好事而有力者踰闕律卜田里規規於丘壑之遊自以爲高康樂之開道小民之所驚許氾之問舍豪士之所誚又不若不爲之爲高也京城之南有池可方百畝環而居者閭閻煙火之舍鱗錯而櫛比負戴騎步道其傍而往來者絡繹而後先豈知有幽奇閑廣之境迺在其間耶後至元丁丑夏荷花盛開玄福君權侯見而愛之直池之東購地起樓倍尋以爲崇參丈以爲袤不礎而楹取不朽不瓦而

茨取不滴桷不斲不豐而不撓堊不雘不華而不陋大約如是而一池之荷盡包而有之於是請其大人吉昌公與兄弟姻婭觴于其上怡怡愉愉竟日忘歸子有能大書者使之書雲錦二字揭為樓名余試往觀之紅香綠影浩無畔岸狼籍風露搖曳烟波可謂名不虛得者矣不寧惟是龍山諸峯攢青抹綠輻輳簷下晦明朝夕夐各異狀而嚮之閭閻烟火之舍其面勢曲折可坐而數負戴騎步之往來者馳者休者顧者招者過朋儔而立語者値尊長而趨拜者亦皆

莫能遁形而望之可樂也在彼則徒見有池不知有樓又安知樓之有人信乎登臨之勝不必在僻遠而朝市之心目邇近而莫之知有也抑亦天作地藏不輕示於人耶侯腰萬户之符席外戚之勢蓋不及古人強仕之年宜於富貴利祿饜酣而夢醉乃能樂乎仁智之所樂不見驚于民不見譎于士而奄有幽奇閑廣之境於市朝心目之所不及樂其親以及於賓樂其身以及於人是可尚也已益齋居士某記

妙蓮寺石池竈記

三藏順菴法師奉天子之詔祝釐于楓岳之佛祠因游寒松之亭其上有石池竈焉詢之土人盖昔人所以供茗飲者而不知作於何代師自念曰幼時嘗於妙蓮寺見二石草中想其形製豈此物耶及歸物色而求果得之其一方刳之如斗爲圓其中如臼所以貯泉水也下有竅如口啓以洩其渾塞以畜其清也其一則有二凹圓者所以厝火楕者所以滌器亦爲竅差大以通凹之圓者所以來風也合而名之所謂石池竈也於是命十夫轉置之宇下邀賓客列坐其

以挹白雪之泉黃黃金之芽因謂益齋曰昔崔靖安公嘗爲雙明耆老會其地於今寺之北岡去寺數百步而近也其當時物歟牧菴無畏國師住錫茲寺有若三菴日嘗往來一經題品價必三倍迺爲榛穢所掩沒自雙明迨今幾二百年始爲吾一出而効用於前請爲記以慰其不遇而慶余之能得也竊惟雙明之會有李學士眉叟允一草木之微苟可以資談笑皆載之詩文今考其集中未見一語及此何耶其後亦宗閑好事如崔太尉兄弟者來家于此石之爲泡

龕其在於雙明之前而與夫寒松亭者未知孰爲先後也盖其晦而不遇也久矣豈獨于三庵其于眉叟亦未之遇也然而晦於幾三百年之前而現於一朝雖眉叟三庵之未遇而有師之遇若有所謂數者存乎其間物之與人常相爲其名焉柯之笛豐之劒待邕煥而著稱固也二子之鑑識爲千載所服膺亦以夫二物也師伐氷蘗曹也雖圓其顱而素富貴者也今爲天子之使一國之主敬愛之如師友顧乃與騷人墨客逍遙乎風月之場其襟度可見矣將使後之

不及見者聞其名而知其心之二石也豈亦邕燠之笛劍與至元三年丁丑秋々益齋李某記

碑

妙蓮寺重興碑

京城之鎭曰崧（宋徐兢高麗圖經以崧嶽爲崧山）其東崗南迤歧而西折微伏而豐起又分而南爲三峴遠而望之若龍蟠焉近而視之若鳳峙焉據龍之腹附鳳之膺有佛者之宮曰妙蓮寺我忠烈王與齊國大長公主尊信佛氏謂入佛之道法華經最逕暢經之義天台疏悉備卜勝地立精舍繙

經以求其道講疏以研其義將以祝釐於天子
邀福於宗祏者也堂搆于至元二十年之秋明
年之夏而落成開山者師子菴老宿洪恕實惟
其人洎圓慧國師主盟結社而恕又副之三傳
而至無畏國師學者益臻自忠烈王旣嘗重席
於圓慧攝齋於無畏而忠宣王尤重其禮凡所
以光護院門禪教列刹莫敢望焉前乎無畏者
曰禧曰囦後乎無畏者曰芬曰璉曰浮曰焰曰
如及今堂頭曰吉皆擢於之選相繼而維持鐘
魚香火無替于始而棟宇之撓傾蓋瓦級甎之

腐且缺盖歷六十八年之久勢之必至者也順菴
旋公圓慧之嫡嗣無畏之猶子天子錫號三藏
命住燕都之大延聖寺後至元丙子降香東歸
從容言於忠肅王曰妙蓮之為寺忠烈忠宣之
祗園也其真容故在殿下葺而新之奉先之孝
孰此為大王聞而有感遂捨金銀寶器數百萬
歸諸常住其徒莫不相勸或慕以謀或奮其力
維寢維堂維廚維廊撓者繕傾者立腐者易缺
者補像設之儀臨齋廚之費益樹青松繚以
崇墉旋公書大字乃金書佛殿額揭山之麓閣完

爭日是則又莫不相慶以為能事畢矣宜刻一石
示後合辭請於朝王命臣某為文竊惟創之之
難不如守之之難守之之難又不如興復之為
難也茲寺也忠宣弘忠烈之願而忠肅修之無
畏蘘圓慧之跡而旋公起之詩所謂維其有之
是以似之者其在茲乎彼國若家子若孫能無
忌祖考之業弊將修之蹟將起之亦如茲寺之
為雖至百世而不隳可也爾〻亦我某勿從先
東菴進退於無畏之門旋公 又吾等與之遊況吾
君有命曷敢以鄙拙辭其銘曰

五竺之邦維聖斯作思濟生靈應病而藥未宣
妙法顯賁于權靈山一會開卷儼然彼譯者阿
有伽精舍兩鼓德人載揚慈化適無通塞豈有
成虧匪賢且智疇克究之允也順菴一言感主
遹志先王賜金秘府乃營乃葺美哉邊輪渙山
雲月雖舊榷新斂以聚酬熏以薦冥福我皇元
晏及宗國

益齋亂藁卷第六

益齋亂藁卷第七

碑銘

有元高麗國淸平山文殊寺施藏經碑

泰定四年三月庚子僉議政丞臣怡等令中謁者復于王曰天子之近臣司徒剛塔里中政院使忽篤怗木兒受命天子之后俾來以僧性澄寺人允堅等所進佛書一藏歸諸淸平山文殊寺施緡錢萬令取其息爲皇太子皇子祈福各取其誕辰飯僧閱經歲以爲凡且曰樹碑以示永久臣等竊惟佛法入中國隨世興替且千餘

歲皇朝謂其道無為為宗有契于聖理廣度為
心有補于仁政尊信之尤篤今既以傳車輸其
書數千里窮山之中又立食本以贍其徒斯乃
佛者之華也名山福地在天下不為少一不鄙弊
邑爰置祝釐之所斯則非惟佛者之華亦弊邑
之華也將大書特書誇耀無極況中宮有旨敢
不祗承請付執筆者以記於是以命臣某其銘
曰
於皇有元既世以仁陽春時雨亭毒九垠乃眷
金仙無為為教用其土苴利生業懸是崇是敬

厚復其徒不徭不賦顓習其書其書千函誥若烟海妙析毫釐廣包羅載律錄戒立論自定與維經之演維慧之明路彼雙軒卓乎乎鹿戴熏其香一林薝蔔依裒于竺曰葉與難依播于衆曰騰與蘭梁取其秕我嚌維轂嘗石者唐我剖維王伊澄伊堅朋異心同旣成法寶以奏爾功天后爾嘉載謀之地曰維三韓樂善敦義維時維王我出我錫視蠶報上允也其誠于國之東之山之寺毋僤阻儲置郵往施蕤緡內帑俾轉食輪可繼以守護王暨臣王拜稽首天子萬歲

天后是偕本支百世鯷岑石爛鰈海塵飛維功德聚不騫不隳

光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洛府院君方公祠堂碑

至正五年五月乙未左副代言中正大夫臣仁復傳王命于藝文春秋館若曰故平章政事上洛府院君臣祐官于上國甚見寵任而能盡忠我有家今雖云亡予惟念之在懷其令須館事臣某記其行實于碑用勸來者臣謹按方氏世為慶尚道吳城縣士族其曾王父佑賢贈河南

侯王父亮贈河南郡公父得世任榮祿大夫柱
國封義國公母金氏贈義國大夫人娶李氏家
直司使光時之女封義國夫人皆以平章故加
恩也平章小字小公忠烈王時給事宮中改名
臣祐齊國大長公主性嚴明左右有過毫髮不
貸獨以謹慎日見親信至元二十六年隨公主
入朝因謁東宮裕聖皇后一見留之賜名忙古
台成宗尊裕聖為皇太后特授奉正大夫掌謁
丞尋加通奉大夫泉府大卿武宗朝事壽元皇
太后于興聖宮改將作院使進階正奉大夫兼

掌謁卿帝曰忙古台宣力宫省年且勞矣朕嘉其功皇太后曰忙古台自先太后時至今吾見其益勤而未見其少懈也進階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依前將作院使掌謁卿又曰高麗人善楷字孰能往使金書藏教以來非忙古台不可經成輦至京師則曰吾固知忙古台敏而能敬可屬大事恭定皇后遇之益厚晉邸老璫或毁之后曰忙古台逮事裕聖門習法度非汝曹所及特授太子詹事改徽政院使文宗天曆二年加光祿大夫儲慶司使事七朝二太后參掌機密

獻納謨謨無不稱旨累賜貂裘珠衣帽金玉七
寶腰帶江南腴田四千畝黃白金寶鈔不可勝
計三年乞退東歸修禪興寺極其壯麗日往來
以致華封之祝閒召姻戚故人園碁鳴琴盖優
游者十餘年今上皇帝至正之年夏召還朝年
七十六精力不衰上異之賜金龍繡衣寶鈔萬
貫明年九月遘微疾庚寅卒于第特賜賻錢以
禮歸葬墳在禪興寺後岡即其寺卜為祠宇哀
榮終始可謂無憾矣盡其忠于我者則至大間
遼陽洪重喜許忠宣王鑽用事大臣求與王延

辨平章入侍興聖宮色有不豫太后問其故跪
曰重喜高麗逋民也願令與王爲𤔡造耶且王
性剛必不能堪其辱臣恐不復見故主以此内
憂耳因泣下霑襟太后感悟言之帝即日斥去
重喜皇慶初朔方蕃王入驢遂思率衆自歸朝
議將處之鴨綠之東平章奏曰高麗地狹多山
無所田牧北俗居之必不樂徒令東民驚動或
不能按堵耳仁宗然其言而止滌守耶律希逸
爲征東省官旣受命矣入平章白興聖宮以爲高
麗樹功帝室非一世矣衣冠典禮不改其舊惟

世皇詔旨是賴今遣祿守等無乃非世皇意乎於是有旨留祿守等勿遣倒剌沙之為左相也王立省之議甚力平章白中書諭輔臣如前意倒剌沙議謟事遂寢由是忠宣忠肅兩王皆體貌之爵上洛府院君階三重大匡號推忠敦信翼亮功臣令嗣王又命銘其功德垂耀無極所以襃崇之者亦至矣竊惟國家世承皇朝釐降之恩王官侍從僉緣通籍于闕庭固不為少而能以忠信保其寵祿者幾希況能導宣德澤以利父母之邦乎若平章者其可尚也已是為銘

銘曰

大微宮庭擘彼四星皇位之側其一顯允方公迪簡海東入奉壼則其二既敏以明亦敬以誠乃宣乃力其三乃心恭桑拳拳不忘扶我宗國其四於掔禪坊有貌在堂時事無忒其五有主者碑式備銘詩後著癸式其六

大都南城興福寺碣

佛教之因果修善獲報猶溉根食實所能誘掖群迷以就功德京師南城之又南有寺曰興福去城市不遠蕭然有丘壑趣檀施者日來而繹

子可以取養而修真也日高麗僧元湛購地五畝與其徒崇安法雲等肇基而堂之有長城郡夫人任氏亦高麗人自世祖皇帝時遇知於椒闈賞賚甚厚常思有以祝釐報上者負爲之計聞是舉也喜出楮幣若干緡以贍土木經營之費入腴田五十畝以充晨昏供養之需鳩工庀材上棟下宇經始于皇慶二年秋落成於延祐四年春甍桷之崇房櫳之潔於粲齋廚有嚴像設若有相之能事畢矣仍約世以高麗衲子主盟熏席盖爲其能精於戒律也嘻湛安及雲暨

任夫人去鄉國數千里不期而萃作為勝事力
省而功備玆非宿因之所致乎自時以往上以
奉福朝廷下以霑利生靈天宮既見身子之繩
大風不燼貧女之燈果報之說其亦有徵哉予
固東人而與湛董遊敢辭文其語以諗來者

海東曹溪山修禪社第十世別傳宗主重
續祖燈妙明尊者贈謚慧鑑國師碑銘幷序

粤若大浮圖出處語默皆非苟也出處係乎時
語默存乎機所以發明其道以覺後覺者也故
慧鑑國師其若時者乎諱萬恒俗姓朴氏考進

士諱景升熊津郡人也師以儒家子為僧幼頴悟能自強於學長益不怠赴九山選中魁科拂衣往楓岳夏蒲移栖智異山飢不重味寒不襲裘脇不至席者累稔跡晦而名彰忠烈王命住三藏社其師曹溪圓悟和尚亦諭之乃往後歷主朗月雲興禪源等社尤經指授若瞶而聆若酗而醒弟子至七百士大夫摳衣入社者不可勝計中吴異蒙山見其文偈歎賞不已賫和十數仍貽書致古潭之號皇慶癸丑太尉王謙居永安宮安車卑辭邀至京城時方聚禪教名流

日以次講論師至捧喝風生辯若懸河王喜甚
行同輿手捧饌加法號別傳宗主重續祖燈妙
明尊者袈裟衣裙帽襪先銀幣五十鎰以贐師
還山悉以付常住不歸於私延祐己未七月遘
疾將移棲遍告山前一夕南峯大木自仆赤梫
亘山谷至八月十八日剃浴更衣修遺書自占
葬地夜女喚侍者撾鼓披袈梨據禪牀聲唱告
別其略曰廓清五蘊真照無窮死生出沒月轉
空中吾今下脚誰辨玄蹤告爾弟子莫謾捫空
禪者景瑚問以去住之意則有何處不相逢渡

河不用筏等語拍膝乂手含笑而化闍維塔于寺之艮岡壽七十一臘五十八訃聞王心惻悼贈謚慧鑑國師塔曰廣照之塔初母鄭氏夢天降翠幕有童子肌肉如氷玉就視之遂合掌躍入鄭氏懷及寤如納斗大石胞中砭藥之不効以己酉八月六日誕師因名幕兒洎示寂帶方郡民名白太者夢師登翠幕天去惟而明日奔至寺師已逝銘曰

師之德溫而直淵而塞師之學慱以約精以確海印其心獅子其音曹溪其住摠普照之論振

圓悟之鐸斲蒙異之聖道之所存王老屈尊重
奔華軒賁于山門禪子亭千湊我法乳法乳斯
普萬彙時雨匪膴而隱害富其攝匪作而舊時
究其蘊既善諸身克利于人刻銘貞珉焜燿千
春

有元高麗國曹溪宗慈氏山瑩源寺寶鑑
國師碑銘 并序
近世有大比丘推明佛祖之道以開來學曰普
覺國尊其徒盡數百千人而能鑽堅抱深妙契
啐啄者惟寶鑑國師爲然國師諱混丘字丘乙

諱名清玢俗姓金氏考贈僉議評理諱弘富清
風郡人也妣貞驪閔氏女禱于福靈寺觀音像
以忠憲王二十七年辛亥七月二十七日誕焉
幼與群兒戲聚瓦石為塔廟休則面壁若有思
念形貌端嚴性又慈祥故親戚目為小彌陀十
歲投無為寺禪師天鏡祝髮以九山選首登上
上科棄去從普覺學自詭非睹閫奧不止始普
覺夢一僧來自謂五祖演詰朝師往謁心獨怪
之及是嘆其敏而勤語衆曰吾夢有徵矣迫嗣
席開堂其師衆視繩講若畫一而雍容閑雅過

之忠烈王賜伽梨法服累下批至大禪師德陵
即政特授兩街都僧統加大師子王法寶藏海
國一之號皇慶癸丑德陵謝位處永安宮優遊
中使與而致之從容談道或至日暮於是諭國
王以祖宗舊例冊命師為悟佛心宗解行圓滿
鑑智王師兩王同摳衣請益前古未有既數年
乞退甚懇許之因命住瑩源寺寺本禪院元貞
中為智者宗所有以師故始復其舊焉至至理
二年冬十月感疾移錫于松林寺修遺書封印
付侍者越三十日盥浴說法別衆其略曰荊棘

林中下脚干戈叢裡藏身今日路頭果在何處
白雲斷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旣乃還古
丈據床而逝師沉厚寡言學無不窺爲詩文富
贍有語錄兩卷歌頌雜著二卷新編水陸儀文
二卷重編拈頌事苑三十卷行叢林間中吳蒙
山異禪師嘗作無極說附海舶以寄之師默領
其意自號無極老人報年七十三僧夏六十三
王聞訃追悼贈謚寶鑑國師塔曰妙應仍命臣
某書其德行于碑臣聞佛氏喜言福智修已而
物應者也缺一於二不足以自立寧能信於人

乎師凢七增秩六錫號九歷色籃再住內院爲
一國釋林之首受兩王函丈之禮人無異論咸
謂之宜非所謂福智二嚴者疇克如是哉其撰
詞刻石傳示後世臣可以無愧矣銘曰
曼彼心宗逾海而東厥派惟九道義其首繩繩
仍昆代有哲人守正矯失雲門之一傳學篤行
麟角之明顯允鑑智侯其嫡嗣淵乎其懷卓乎
其才爰躔眞諱 王 于爾于祖既主宗盟請方盡
傾旁誘書史硏精究理奮筆爲文秋濤春雲王
子體貌寵以嘉號匪惟寵之祉固以師釋林慶

賴師不自大掛錫雲山陰福區寰壽吾忽匿王
心是惻俾臣作銘揚芬德齡匪學斯悖匪思斯
憒有緇其衣昂我我希

王順妃許氏墓誌銘

維皇元後至元元年歲在乙亥月日高麗國王
順妃薨春秋六十五姓許氏孔巖郡人也曾祖
諱京皇檢校尚書右僕射行禮賓少卿知制誥
祖諱遂皇銀青光祿大夫樞密院副使禮部尚
書翰林直學士承旨考諱珙皇匡靖大夫僉議
中贊修文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判典理司事世

子師贈諡文敬公配饗忠烈廟莫不才高視草
擅手筆於摛華任重調梅煥腰章於累葉而文
敬克勤克儉不吝不驕溫溫惟德之基蹇蹇匪
躬之故積善有慶不亦宜乎妃英精毓發麗質
方娥攢月玉簫感秦樓之鳴鳳映波羅襪步洛
浦之游龍至大己酉冊為王順妃無言成桃李
之蹊有信奉蘋蘩之祀綠衣之諷不興於時彤
管之書足信于世有男三人女四人長曰順正
君璹本朝錫爵稱府院大君天子疏息拜翰林
學士次曰雙峯長老慈覺脫身紈綺抗志烟霞

披法匠之推尊號禪師而加大次曰懷仁君禎
習狀鞮之語系虎衛之行例分茅何止說三
韓公族魯錫剖竹久已為兩浙州官女長曰承
福翁主適襄陽君金基彦次曰延禧翁主適中
書左承吉吉反懿妻知敬仲之賢苗氏見韋郎
之孝以今况古亦無愧矣次則伯顏忽篤皇后
也道六真以霓裳琴瑟之和已洽貯阿嬌於金
屋翟褕之寵俄崇妃由是芝綸得賜於華冠蕈
肅親朝於蘂闕累內帑之珍錫奉璽命以榮歸
開紺宇之檀筵寫瑯函之貝典祝釐報上可謂

至矣次曰慶寧翁主適慶陽君盧頊愛鍾於季
那無九十之儀配得其賢罔有二三之德令則
懷仁去水陸萬里想猶阻於訃音皇后處塞宵
几連羞義莫臨於哭位順正雙峯永福延禧並先
歸於薤露嗟永負於棘風故於妃之喪自斂及
葬唯慶寧翁主與慶陽君獨得以盡心焉屬纊
而哀動城崩蓋棺而淚傾河洼以明年丙子二
月壬寅窆于德水縣甑山之原禮也且徵鵠筆
用勒幽銘豈比蜀王狂殉佳人之鏡惟慚漢客
曾題幼婦之碑銘曰

於赫許宗興自國初世濟其美史不絕書文敬
謙謙敦儉慎德天胙陰功猶播有蕃儲祉夢迪
有女之英芙蕖讓麗蘭蒨恭馨旣沐銀潢載繁
玉葉寵溢門閭光增譜牒丕寧一宗邦人仰之
丕寧一邦天子賞之年踰耳順終始哀榮靑鳥
卜兆方𥚃啓行爵役佳城臨平之阜邦君之妃
皇后之母

推誠亮節功臣重大匡光陽君崔公墓誌
銘 幷序

完山崔氏自禮部郎中鈞死節西京作賊爲名

家其子南淳相高王謚文定文定生奉御允偁奉御生學士佀學士生贊成事毗一娶司宰卿辛洪成之女生公公五易名阜瑺琇實最後名誠之字純夫號松坡未弱冠以進士及至元甲申第管記雞林入補史翰選為春宮屬隨德陵朝元執政畏惡德陵百計誘之使去公笑曰窮達在天怵於利非士也及大德末挨皇太弟定內難擁立武宗皇帝公常居左右贊襄之人無知者由朝顯擢郎六遷為三司左使階奉翊亭轉僉議評理三司使僉議贊成事階重大匡號

推誠亮節功臣封光陽君德陵如吐蕃公之子文度閑難馳赴道遇公與俱追至闕西僧圓明叛阻兵中南不得前事定踰隴抵洮鬼域之境單騎不可行留洮上半年方還會本國人分黨相訐覬進議立省比內地公與前宰相金廷美李齊賢等獻書陳利害遂寢其議瀋府僚佐又疏國家得失將言之廟堂公獨不肯署最後主謀者同坐府中令錄事持紙筆請署公厲聲曰吾嘗備位宰相僉錄欲相脅耶衆沮喪恭定甲子上書求退得允以光陽君家居畜聲妓召賓

客淸談雅笑不問人間事至順庚午感疾至七
日癸亥卒于第壽六十五有司庀喪事謚文簡
公公性剛直不妄語字畫楷正詩醞籍可喜尤
邃陰陽推步之法任風憲選擧星官詞苑且二
十年德陵眷遇終始無出右者嘗闢春塲取安
震等三十三人名士居多夫人金氏賛成事鈍
村居士晅之女賢有行先三年亡一子前上護
軍文度讀書喜程朱學先達皆從之遊一女適
萬戶崔直副使權譙士銘曰
爲名家之嗣得其君而伸其志進以禮而退以

義有賢妻以養其生有良子以送其死求之今
時十無一二嗚呼光陽可無憾矣

匡靖大夫僉議參理上護軍羅公墓誌銘

至正四年甲申八月己丑匡靖大夫僉議參理
羅公卒王命有司吊誄贈謚良節其年十一月
庚寅以禮葬于松林縣樂師院之北原公諱益
禧籍貫羅州三韓功臣大匡諱聰禮十一世孫
曾祖諱孝全皇贈太中大夫禮部尚書知都省
事祖諱得璜皇金紫光祿大夫守司空尚書左
僕射判戶部事致仕皇懷遠大將軍管軍二萬

戶奉翊大夫知密直司事軍簿判書上將軍世
子元賓諱裕為公考皇銀青光祿大夫同知樞
密院事兵部尚書 將軍趙諱文柱之女
郡夫人為公妣娶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三重
大匡 判都僉議司事默軒先生閔諱漬之女生
男女二人女適奉翊大夫同知密直司事上護
軍崔文度男曰英傑今為奉翊大夫密直副使
上護軍公自以將家子幼習武藝不暇讀書而
天性耿介慕節義恥與人爭訟毋夫人分家產
別遺臧獲為口四十公辭焉曰以一男居五女

之中鳥忍苟得其羸以累鳲鳩之仁夫人義而
許之年十二受皇朝宣命帶金符為上千戶懷
遠卒後襲爵為管軍上萬戶階虎德將軍帶三
珠虎符忠烈王季年為神虎衛護軍賜金紫兼
僉議中事德陵痛革舊弊朝士一切罷黜於郎
官獨留公時命令一下百司奉行若恐不及公
守法多所封駁權貴側目或撼以危言不為動
落職十年方為檢校上護軍七年遷監門衛上
護軍轉千牛衛兼中門使授左常侍三遷為匡
靖大夫商議評理封錦城君年五十七授其子

比爵閑居又十七年每念民生休戚人材用捨
負手感鼻獨行園庭若有隱憂嘗一尹雞林三
鎮合浦廉勤慈惠南民至今稱頌之今王嗣政
起復爲僉議參理世所謂五宰者貌甚癯耳頗
重聽然臨事慷慨不少懈一日語判三司事李
齊賢曰吾君幼委任宰相彼負且乘者不誠覆
轍吾其引避毋俱爲十手所指公當云何齊賢
謝曰僕前以二三策曉執政者未見施行常愧
不能勇夫敢不惟公言是從後十許日闕公告
以病意謂欲遂前計嗚呼烏知其竟不起也惡

往吊哭而退子與壻繼而踵門乞鄙文將鑱一言
納竁義不可辭受而爲銘明日上書自免褎幾
不負公言於存沒也其銘曰
爲官惠慈爲將廉恥惟義之求不怵勢利由臯
受能匪學以致鏃而羽之入不此止顧予何之
晩辱知己敢負一言而謂公死

推誠翊祚同德輔理功臣三重大匡僉文
殿大提學領都僉議使司事永嘉府院君
贈諡文正公權公墓誌銘

大德辛丑菊齋權文正公提衡春官齊賢幸中

丙第公妻以其子因得師事者四十有七年至
正丙戌公年八十有五其秋遘疾冬十月巳巳
命左右扶起端坐而逝齋賢往吊痛哭其後數
日諸孫泣且告曰君爲吾大夫人銘墓今大
人見棄將以後十月丁酉合葬于德水縣鉢松
原幷以先侶樂堂又非君誰托於是退而叙之
曰公古昌權氏諱永字耆卿後改溥而字齊萬
曾王父諱守平尙書左僕射王父諱韙翰林學
士考諱㫜贊成事判典理致仕謚文淸公妣盧
氏左諫議大夫諱演之女也公年十五擧進士

及己卯第中簾前試錄叅事府教國學學諭轉
博士拜右正言累遷至僉議舍人又累遷至詞
林學士秘書監改右副承旨判禮賓寺事入寄
直爲學士至判司事遷都僉議至賛成事遂拜
政丞判選部事加脩文殿大提學領都僉議使
司事階自升仕郞至三重大匡館職自知制誥
至大右文監春秋爵永嘉府院君號推誠翊祚
同德輔理功臣又嘗爲征東行省員外郞郞中
王府斷事官未嘗一補外寄一見彈劾此其允
也夫人柳貞愼公陞一女封卞國生五子皁宗

頂皐煦讓準封吉昌煦雞林讓福安皆府院君
皐知都僉議事文化君宗頂出家為兩街都摠
攝亦封廣福君長女適代言安惟忠次適府院
君李齊賢次適頎正大君壽次適淮安大君珣
皆王氏一家九封君古未之有焉文清年高無
恙而公知貢擧及公以冢宰懸車吉昌引門生
稱壽公之二門生門生之三門生相繼掌試亦
可謂盛事矣遠祖太師金幸佐太祖有功賜姓
權世濟其美以至文清禱于福靈寺水月菩薩
像以中統三年仲冬十有一日日將晡而生公

戊子己未虛拱壬巳之祿而互衛護之天機之妙如此公溫乎春風湛乎晴空敬以事君誠以事親睦於僚友惠於族姻自不睨紛黨口不商財賄齒既壯雖子姪待之如賓爵既崇雖輿臺遇之如尊嗜讀書老不輟註銀臺詩二十卷觀者服其該博爲詩文簡而警閔默軒漬洪信齋華每擊節歎賞而不以是自矜任政房十有三年位宰相二十有二年而不以是自滿嚮用五福不亦宜哉其銘曰

權衆于金實繇難許世侶德音一共文人其承道

義孔富天畀貴壽二其克念公心克踐公行益篤
餘慶二其繩繩雲來道爾戩穀丕起何卜 四頁

有元高麗國輸誠守義協贊輔理功臣辟
上三韓三重大匡彦陽府院君贈謚貞烈
公金公墓誌銘 并字

公姓金氏諱倫字無已號竹軒又號鸛村雞林
彦陽人也曾大父皇太師門下侍郎平章事贈
謚威烈公諱就礪大父皇太傅門下侍郎平章
事贈謚胡戴公諱佺考皇都僉議參理集賢殿
大學士監脩國史贈謚文愼公諱賆妣皇陽川

郡大夫人許氏僉議中贊修文殿大學士贈謚
文敬公諱珙之一女以至元十四年丁丑夏六
月二十有九日丁亥生公十七年庚寅哈丹冦
我疆我遷都江華文敬爲冢宰殿國人之後命
公挈家以先公年十四指畫如成人一族賴之
蔭補國簿判官轉典廐丞由別將陞郎將爲牽
龍行首左都知右中禁二指諭拜神虎衛護軍
兼監察侍丞累遷獻部議郎典符令中門使兼
司憲執義提點典符密直右副丞旨以檢校僉
議評理階匡靖大夫出刺忠水益三州入爲讞

選二部典書密直副使以慶尚全羅都巡問使
鎭合浦加僉議評理商議會議都監事三司左
右使封彥陽君階重大匡號推誠贊理功臣又
加都僉議贊成事判版圖司事號推誠守議協
贊功臣遂判左政丞未幾乞退封府院君階壁
上三韓號加輔理二字此歷官出處太略也其
爲護軍也洪忠正子藩擧以爲辨正都監副使
有巨室與鄕民爭一女奴子孫百口公閱其籍
曰此某代某相某歲月與諸子立券者距今幾
若干年矣齒女奴子若孫以較先後相懸而女

奴之名一字微偏豈改魚為魯者乎某相諸子
俱有後當家置籍一本盡取而考其異同如其
言臣室遂詘其為侍丞也某甲乙二人爭家口
乙曰先世嘗訟于臺知臺姓許忌名別白而分
與之甲所得物故無由孳乙家幸得蕃殖因遣
火亡其籍甲幸灾誣乙為無弃爾公黙計歲月
曰所謂許知臺必吾家文敬公也命吏檢當時
印簿所分名數俱存以詰甲甲亦詘其精詳多
類此内臣挾憾手毆五品郎殿門公劾論甚峻
兼劾諡左言不以實為内臣地者内臣者方有

寵證左亦達官大族排根公左官爲州時大修
宮室及佛廟驅民就役使者旁午皆憚公非不
得已莫敢入境州人賴以息肩其鎭合浦也軍
將不敢以緩急私撓於民州郡不得以喜怒妄
加於吏天子之使來觀之卒乘之肅號令之嚴
無不悚然以敬及與之游畋左右馳射舍拔屢
中則又歡然以樂所至稱道不容口公嘗從忠
烈王入朝忠宣王日侯于邸從臣慕顧退縮公
身兼數任獨侍左右忠烈嘉其志忠宣亦待以
禮毅陵見留京師五年瀋王得幸天子羣不遑

之徒誘脅國人上言頭得瀋王爲主公與弟元尹禑獨不署名狀中或私於公曰違衆自異若後悔何公罵曰臣無二心職耳何後悔之有曹頔構亂自速其死永陵命公訊其黨于巡軍萬戶府一府嫉其從逆勇欲搒掠痛理公曰此輩詿誤於曹頔指嗾何足責哉若使傷肌膚毀筋骨必謂我枉法强服以欺朝廷乃弛其刑囚感悅首罪無隱永陵被徵道召公與偕公弃適六句聞命馳赴數日及之鴨綠江至則丞相伯顏委令五府官雜問而右頔黨頔黨多利口公

折以片言辭理簡直五府官改容目之為白鬚
宰相永陵得釋東歸襲爵四年讒搆蝟毛天子
賜以襲衣尊酒而歸普寔來繼遣朶赤頒德音
王出迎朶赤露刃挾王載一騎馳去公時家居
聞變遽起痛不及奔問諸龍普又知其不可以
義感退與宰相言所以乞哀朝廷者咸曰陪臣
犯天威恐有大譴公慷慨責之曰君臣父子也
子而救父難以為罪畏罪不救可謂子乎於是
始議上書卒不果公終身横憤形於言色公立
與嗣王訴公請謚事對曰先王不返旋以險舌

斂怨累德令其稽首猶狂必先擧正厥罪以明
先王非辜然後可請因疏其人罪惡上之兩宮
感悟轉呈朝廷援公改正贈諡二請表入奏諭
曰臣桑榆之年七十又二恐顚擠道路以辱明
命未死敢不勉逐而理裝行有日矣遽得風疾
十日不飮水漿令左右扶起具衣冠趺坐而逝
實至正八年戊子二月二日也訃聞輟朝三日
官庀葬事贈諡貞烈公是月二十四日窆于大
德山感應寺之巽岡祔文愼公兆域遵理命也
公喜觀書多識與攻有問響應無疑太仁於宗姻

信於故舊見其來必置酒竟日極歡聞其病每
市藥造門相視惘惕如漢吏而疾惡喜善之公
無擇於戚疎曠達若晉士而憂君憂民之切不
渝於夷險故賢者慕其行不肖者畏其義街童
巷婦聞稱竹軒亦能知其為公也夫人副知密
直司事崔諱瑞之女先一年沒贈卞韓國大夫
人生七男二女曰可器版圖摠郎金海府使先
沒曰敬直重大匡陽城君曰宗恒出家為華嚴
師曰達岑亦出家為禪師曰淑明開城判官曰
希祖典理判書藝文提學曰承矩通禮門副使

安一適驪興君閔思亞·一適宗簿令金羾·南亦
先沒輝南化平人與公非一金也庶出男曰鐵
迹二安未適人某等知於公曰之謂詩友而希祖
又委翕爲子壻於其謁銘義不可負謹敢序孰
義達裵善狀隱括而爲序且系以辭嗚呼風教
之移世也剛可使繞夫指兮方可使內夫枘也
鼎柱車不當衝兮冠直履不偏弊也允也貞烈
兮溫而厲儼而和也松栢兮歲寒兮砥柱兮頹
波也榮慕而瘁擯兮我獨敦乎信也害遠而利
從兮我獨全乎忠也化斯民之庶幾兮有諸已

之不啻也胡登庸而惠疇兮旋脫去若棄屣也
雖謝事而杜門兮寧一飯而忘吾君也惓惓乎
剛耿于國兮汲汲乎除民之賊也嗚呼如公兮
嘗求諸古人之中也

有元高麗國誠勤翊贊勁節功臣重大匡
星山君贈謚文烈公李公墓誌銘

墓之有誌古也世代既遠或有崩隤見其誌知
其爲誰所藏固有不忍不掩焉者士君子葬其
親所不可後者也星山君李公卒逾年余始爲
之譔銘盖有由焉曹頔之變詔徵永陵入覲至

財丞相伯顏蓄宿憾至使輿不臣臣兩造而置
辭公慷慨發憤謂余曰吾面詐丞相前其意可
曰列戟守門莫吽其閤惟其出田城南吾嘗上
書道左碎首馬蹄之下死明吾君吾子其把筆
書吾書夜起沐浴鷄鳴將行伯顏適以是日敗
余感其義語之曰死生不可期然公長我且二
十歲有不諱不敢愛鄙文以銘幽堂公笑許之
永陵復國明年冬嘗步自𨕖宮彈指于松岡公
經造跪曰殿下寧忘明夷之時乎今惡少假威
略婦女攘貨財民不樂其生朝夕禱至忍往者

之不啻此而不䘏觀玩細娛乎永陵始甚怒已而謝遣之旣出從者爲惡少所毆以其言已事也公即歸卧故園不交人間事嗟乎經所謂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公之去也若有骨鯁之士能繼而言之者四五輩岳陽之辱其亦庶乎免夫公沒其孫仁復服闋知事授行狀且曰大父理命俾徵前言丐銘葬近而塗遠不及相聞茲敢告於是乎無以爲辭也謹受其狀而次之公姓李氏諱兆年字元老京山府龍山里人也曾祖諱敦文祖諱得禧考諱長庚皆爲

府史考後贈其官妣某氏贈某郡夫人公年十
七以鄉貢進士登第丙科調安南府書記移晉
州牧司錄錄事通文署典籤江陵府遷通禮門
祗候轉禮賓內給事出知陜州入為郎秘書以
前秘書丞起為奉善大夫司憲掌令自是陞至
重大匡官至政堂文學上護軍館職至進賢大
提學賜號誠勤翊贊勁節功臣星山君爵也文
烈公謚也公為人短小精悍確於志而敢於言
所歷多聲績而其大節尤可稱者有五大德赤
公從忠烈王朝京師忠宣王來問安群僚素憚

王宗皆懷疑縮縮走匿公特無他進退惟謹例
遠竄歸而居鄉十三年未嘗一出言自訟其非
罪一也羣不逞訟忠肅王于朝見留五年公與
十六士胥一絶欲赴闕以請公竟獨走四千里
獻其書二也初永陵奉詔宿衛春秋富願以下
謹閑公思有以誠之因告歸進曰殿下與大臣
貴戚比爲事天子宜司愼一日何乃棄禮縱情
以遠累殿下然此非殿下之過殿下長於阿保之
家所共遊多無賴子其後朴仲仁李行言實左
右之殿下孰從而聞正言見正事乎夫儒者雖

朴拙皆能習經書識廉恥殿下目之為沙箇里此何等語耶殿下能遠佞倖之徒而親儒雅之士改行自飭則可不然天威咫尺其嚴乎求陵不能堪其言踰牖走後頻念之三也幷欲死於伯顔切諫而勇去二者而五也嗚呼可不謂賢哉公至元六年己巳某月某甲子生至正三年癸未五月己巳卒葬以其月辛卯墓在其鄉之釜洞夫人草溪鄭氏監察大夫允宜之女一子曰褒密直副使上護軍孫七人長即仁復右副代言左諫議大夫嘗射策皇朝制科云銘曰

贍偉於身質愈於文勤以從政誠以事君旣爵
而壽有子與孫謂天不賚來覘里門

有元高麗國匡靖大夫都僉議叅理上護

軍春軒先生崔良敬公墓誌銘

春軒崔良敬公諱文度字羲民年五十有四至
正五年六月癸丑卒卜得八月壬申葬于王金
山之麓以附先塋禮也子曰思儉先歿孫皆幼
長女壻左諫議大夫鄭誧在京師未歸次女壻
厎圖正郎閔璹以羅夫人之命丐文於子將鑱
石納壙予老矣懦於紀譔自以平生相爲知已

義不可辭把筆題其端曰春軒先生墓銘或詰之曰春軒起自將官且其齒下於子六年子又先生之豈有說乎答曰春軒光陽君諱誠之之子也贊成事大提學致仕諱毗一其王父也戶部尚書翰林學士致仕諱侶其曾王父也贊成事大司學致仕益諱晅其外王父也固儒雅搢紳之胄也然而光陽君遇知於德陵典機密専選擧二十餘年聲勢藉甚春軒宿衛中朝習蒙古字語綺襦紈袴之與處韋韝毳帽之與遊是宜富驕而於格物致知修己理人之道莫得其

門而入焉顏能出則手弓劍入則目簡編濂溪
二程晦菴之書皆彙而觀之夜分而寢鷄鳴而
起必將詳節目極蘊奧心得躬行然後乃已温
然如春陽湛然如秋波雖僕妾未嘗一見其卒
怒而遽喜也德陵遜于西蕃春軒奉光陽君奔
問洮隴往返萬里婉容愉色不懈益虔光陽安
焉若在庭闈之中也忠肅王入朝瀋府用事者
婞起鬩墻之禍讒口交騰舉無全人春軒身從
其君而志從其義直而能敬彼此無憾喪二親
三年立家廟事亡如存子男女皆先夫人金氏

此事羅夫人亦莫知其為繼母焉其判書典法司也嫂非莫能遂其藏奉使平壤雙城也頑獷莫能肆其欺及乎入密直升僉議一國之士喜於柄用而民蒙其惠天不假年奄爾淪逝莫不彈指驚嗟或至霣涕嗚呼春軒之道盡於己而信於人行於家而及於國存係蒼生之休戚興殄瘁之悲求之於今盖絕無而僅有者也予以老自居以儒自私而不先生春軒可乎哉可乎哉其銘曰

儒而匪儒世則寔繁匪儒而儒獨吾春軒

金文英公夫人許氏墓誌銘 并序

夫人許姓中贊文敬公諱珙之第二女大父樞密院副使諱邃曾大父禮賓少卿諱京母尹氏政堂文學文平公諱克敏之女夫人生而謹㥩文敬所鍾愛尹氏之葬日直乙丑或以夫人生年請改卜文敬曰吾此女後必享福無嫌也擇佳壻妻於相上洛君文英金公諱恂金許皆大族也後當相高夫人禮法自持人無間言文英晩喜聲妓未嘗有妬娟之色後文英十二歲至順壬申七月辛卯病卒凡生子〻男四子女三男

長曰永曒奉常大夫典法摠郎次曰永暉興威
衛郎將次出家名思順爲思宗大德次曰永煦
奉善大夫資贍司使一女適大匡清河君鄭憒
先歿次適大匡上黨君白頤正季適王人別里
哥不花江浙省叅知政事云銘曰
柔婉中正婦德之備寬淑惠和母則之懿於惟
文敬鑑識孔明矧于厥身嘗宜益精作配君子
克臧克壽我銘幽壚用詒攸久

李氏墓誌銘 有序

大元制封遼陽縣君高麗三韓國大夫人

大夫人姓李氏興禮府人曾大父諱孝臣司宰注簿大父諱祐父諲椿年皆不仕旣葬歸韓山李氏監井邑務諱自成亰兩家所以得氏非一李也生三男一女長曰培次夭次曰穀女適張氏先沒井邑府君卒守寡四十年明敏慈嚴勉二子宦學俾有立培官司儀署丞穀登國試秀才科又登皇朝制科今以奉議大夫爲郎中征東行省又爲國相爵韓山君由是朝命贈井邑府君秘書監丞大夫人封縣君而國命封三韓國大夫人當世榮之年八十三至正十年十月

壬寅卒其年十二月丙申葬韓原銘曰
持身有節訓子有則士也其難惟母時克身享
尊榮由子名遂刻文幽壙于永厥眎

卞韓國大夫人柳氏墓誌銘 幷序

子壻推誠亮節佐理功臣三重大匡判二
司事領藝文館事上護軍李齊賢譔曾孫
宣武將軍合浦鎭邊萬戶府萬戶奉翊大
夫右常侍權 鏞書篆

始寧柳氏自國初爲著姓有大丞車達者佐太
祖有功其七世孫文簡公諱公權以文學登大

政生右僕射諡譯僕射生侍中文正公諱㫜
正生知僉議司事貞愼公諱陞娶同知樞密院
事洪諱縉之女是生大夫人年十三歸權氏為
今領僉議司事永嘉府院君菊齋公之室孝舅
姑仁親戚教子孫以禮使婢妾以義不御鉛華
不服文綉亟尼卜祝罕言於口子母利息恥計
於心與菊齋公居六十七年終始無小忤雍雍
如也至正四年甲申八月感疾壬戌薨王聞訃
命有司襄葬事公辭焉則特贈謚卞韓國賢信
和淑大夫人其年九月甲辰窆于德水縣鉢松

宗之比禮也男曰準吉昌府院君曰宗頂出家爲曹溪宗都摠攝大禪師曰皐知僉議司事曰煦雞林府院大君德陵養爲子附籍宗簿寺曰謙僉議贊成事三子受元朝宣命準謙皆爲萬戶煦郡公女適密直右副代言安惟忠次適判三司事李齊賢次適宗室順正大君王璹次適宗室淮安大君王珣三壻亦受宣命惟忠萬戶齊賢斷事官璹蒙古翰林學士內外諸孫及曾孫男女一百有餘人每歲時內集軒蓋塡門秦紫盈庭至有玄孫之戱綵于前者嗚呼盛哉豈

非積善之報也銘曰

予於權公匪惟門生 謂公曰舅公謂我甥下國之甍公命作銘感忩之懷得寓斯文自予計於親𡡉之倫也然其克孝於姑克順於夫 相敬如賓偕登八旬兒孫棣棣一百十其麗爵命其膺諡箋孝其孫哀榮終始 女中汾陽微子之辭固是以歷世而流芳者矣

益齋亂藁卷第七

齋益 二